陕西工人報

“震安康”

——记安康县殡葬馆接尸整容女工郭定翠

王鹭毅

人这一辈子能遇着啥事，谁也说不准。尤其是那年轻人，日子长着呢，可千万别把话说绝咯。

这不，安康县大河镇青峰村花儿一样的姑娘郭定翠，十七岁那年初中一毕业，参军上了北京。在那大北京城里的部队大机关当女兵，甭提多神气啦，世面也见大了！那年中央有位首长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要挑几个表现好还得模样儿俊的女兵当服务员，小郭被选上了。嘀！就那么半天工夫，见了多少咱中国有名的人物，怕是县长、专员都没她见得多、看得真切。追悼会一结束，这帮女兵吵吵着非要在火葬场“参观参观”。没见过嘛！谁曾想老师傅把那“工作间”的大门一拉开，姑娘们那叽叽嘎嘎的笑声一下噎在嗓子眼儿里，瞅着那一具具挺直的尸体，一个个吓得小脸刷白，张着的嘴巴都顾不上闭，撒腿就跑，边跑边嚷：“吓死人啦！”

“这辈子再也不进火葬场啦！”

谁想这话说早了。

郭定翠当兵五年，带着“话务标兵”的奖状、“共产党员”的称号复员了。

在家等分配工作，一等就是三年。眼瞅着没啥指望了，她结了婚，有了孩子。爱人也是个复员兵，别看脱了那身海军服，小伙子还是那么帅。八三年开春，也正在小俩口筹划着小日子那当口，县民政局的“面包”开进了他们的小院。乡亲们堵在门口伸着脖子听着、望着、喳喳着。

“就是打一辈子土坷垃也不去火葬场挣那份工资。”

“叫女子去摆弄死人？！啧啧……”

甭管咋说，反正郭定翠是答应了。她一咬牙，“组织上信任咱这当过兵的共产党员！”一跺脚，背上铺盖进了殡葬馆，成了安康这地界盘古开天以来的第一个接尸整容的女工。

别说接尸整容，跟其他姑娘家一样，郭定翠见了血就头晕站不稳。八四年安康西站火车撞死了人，死的那位龇牙咧嘴，满脸满身全是血，眼睛还瞪得老大，围观的群众都不敢靠前细看。火葬场去收尸，离现场还老远呢，小郭的腿就不听使唤了，老是登空。一见火葬场来了个姑娘，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众目睽睽之下，郭定翠强忍着恶心，硬着头皮把尸首搬上了汽车，她一上车就吐个没完，心肝肺都差点倒了出来。兴许人们都没看见，冲着她还一个劲儿的伸舌头，竖大姆指；“这姑娘胆子可真够大的！”

干她那一行真是得胆子大。就为了练大胆，郭定翠常一个人去打扫停尸间。一个人登上小山包，打开铁栅栏门那把大锁，穿过年久失修的“西药王殿”，独自站在摆放着几百个骨灰盒的“安息室”里，听那汉江哗哗的水声，听那山风吹打枝叶沙沙响……冷不丁“吱儿”一声门响，顿时一身冷汗，胸口压得透不过气来，“那物件”也不知是藏在屋里还是躲在门外，跑你都不知往哪跑……真够瘆的！

就这么着，日久天长，还真叫郭定翠把胆量练出来了，看着骨灰盒前一张张遗像，身上不再起鸡皮疙瘩，倒是每每回忆起桩桩往事。

——这张脸真叫人难忘。那是八三年三月郭定翠头一回外出接尸的事。那姑娘因姻缘不顺喝了敌敌畏，尸首用棉被盖着，就停在地上，家里人嚎着喊着哭成一片。小郭虽是跟着两位老师傅坐车去的，可一见那场面，脑袋“嗡”的一声大啦，心咚咚地狂跳不止，敌敌畏的怪味呛得她眼冒金花。尸体接回场，直到晚上丧家才送来要换的衣物。头一回参加操作，手抖个不停，半天都没把衣裳套好，场里领导、死者亲属都盯着她，为她捏着一把汗。郭定翠心里念叨着“别怕，人是死的！”伸手去帮师傅给那死者套上衣，一摸死者的手，妈呀！冰凉！赶紧又丢开了。师傅见了就对她说：“头一回就别干啦，在边上看看吧。”她真想跑开，可是没有，她终于挺住了，干完了，胳膊腿全软了，在场领导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那张脸多年青，还带着稚气呢，整齐的留海下边，那对儿水灵灵的大眼睛里，不知藏着多少梦。她才十八岁，高考落榜爹妈数落了几句，小姑娘心里憋气服了毒。“心尖儿”就这么去了，爹妈甭提多难受啦。他们握着郭定翠的手说：“姑娘请你一定多费心，我那女子从小就好美呀！”小郭的鼻子也酸溜溜，她还能说什么呢？她用手，她用心，把那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她把姑娘最后的微笑，留给了疼她爱她的爹妈。

——他是老专员，他是从老山回来的战士，他是因工牺牲的工人……“他们为祖国，为家乡出过力，流过血，我得让他们都带着美的容貌离去。”多美的心灵啊！五年了，郭定翠亲手送走的五百多死者，都是安祥、微笑着走的。

眼下郭定翠可成了安康的“知名人士”啦。有人夸她那张俊脸儿，有人夸她那双巧手，也有人服她那超人的胆量，更有人赞她那一腔热血。说到归齐是佩服她那个人，从心眼儿到相貌，不然郭定翠在县委表彰先进党员大会上发言时，与会者能听得那样入神？！能拍红了巴掌楞觉不出疼来？！反正在安康郭定翠是盖了面积啦。怨不得有人私下送她个“震安康”的雅号。

梅（国画） 胡义明

本版编辑 叶广芩
刊头设计 董凤山

栖凤塬下的遐思

王志刚

幽静的西安市工人疗养院，座落在长安县城西的一个山丘下面。这山，还有一个满含诗意的名字，叫栖凤塬。

也巧，我扭伤了腰，彻骨揪心的痛，去了几所大医院，又透视又拍片子，也没看出个究竟来。医生的回答使我几乎没有信心了，没办法，先卧硬板床休息吧。仍不见好，只等做手术了。却有朋友介绍我到这个工人疗养院来看看。看看就看看，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不料在第二天，一个叫叶云舒的外科副主任来了，看了我的病，只给我做了一次正骨手法。再过了三天，居然能自由行走了。

叶大夫的医术令我叹服了，便找他去闲谈。交谈中得知，在六十年代初，他毕业于重庆军医大学，原来的专业是西医外科。“搞正骨，我是半路出家。”他谦逊地说。后来，从他的一篇学术论文里，我知道了他中年转行的秘密：正骨手法是祖国医学遗产中的瑰宝。西医对某些腰部急性扭伤疾患多采用手术治疗，自有其可取之处，但难免会造成损伤，甚或带来后遗症。而传统的正骨手法则恰恰弥补了西医手术之不足……”

我对正骨不觉有了兴趣，便从叶大夫那里借了些“新医正骨学”的书来看。这一看，我眼界大开了。原来早在两千年前的《内经》一书中就有“推拿”的记述。以当代上海名医魏指薪老教授为例，其专著《魏指薪治伤手法与引导》成书时，魏老先生年事已高达八十七岁，经验之丰富可想而知了。更何况世代行医，至魏指薪竟是二十一代传人。于是我想到，祖国传统医学的这一重要领域，曾被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所鄙薄，把他们当作街头卖艺人的杂耍或者民间小唱，似难登大雅之堂，真有点岂有此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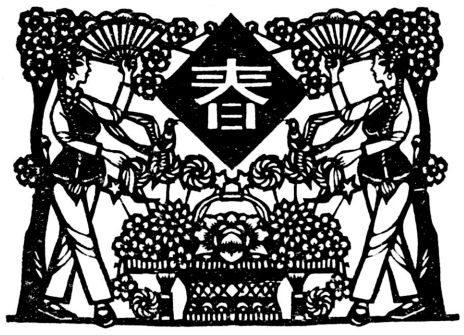
半月光景，我痊愈出院了。出院那天早晨，我沿着疗养院冬青夹道的小径悠然踱步。墙壁上贴满了盛赞叶大夫和外科其他大夫的感谢信，写信的人，有大兴安岭的林业工人，有戈壁瀚海的勘探队员，有高炉旁的炼钢工人，也有绿茵场上的运动健儿……我驻足而立，望着那洒满霞光的栖凤塬，心中不由呼然一动，眼里似乎闪现出村民们传说中的景象：高远的蓝天下，栖凤塬上飞起一只五彩珠凤，一直朝高高的云天扎去……

女矿工（木刻） 魏仲庆

小幽默

一个人对詹妮说：“你的男朋友刚打破了奥运会高台三翻潜水纪录。但遗憾的是，那时池子里没有水”。

（陈伟红译）



春（剪纸） 徐家权

船工和他的妻子

张宣强

娇美的妻子，总想
用温婉，用缠绵
作丈夫的岸
让风暴在这里敛翅
狂涛入眠
让那张被烈日灼红的脸
变为百合花瓣

丈夫还真动心了呢
可是，当他枕着柔软的
臂弯
总听到一个声音的呼唤
梦见夜的江天
有无数亮眼
窥视他的骄傲和尊严
于是，他的血液
又涌成大江的狂澜

他向妻子说
你不是爱我象高仓健吗
那个象样儿的男子汉
忍了许多事儿
把严峻的生命交给远山
我交出了什么呢
哦，我的岸
还太远

他说声再见又上船了
多情的妻子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变为望夫石
恶浪，永远吞不掉
船工的肝胆

妻子终于明白了呵
船工真正的岸
只属于远航，属于
解开的绳缆和征服的狂欢
于是，她走进他的坚毅
和勇敢
扬起湿手帕
我做你的帆

“虎子”逮鼠

猫耳洞里的故事

在老山前线，战士们对付老鼠的办法很多，有养猫的，有投鼠药的，也有养蟒的……这儿，我给您说个养狗的。

记者到某部前沿阵地采访，听说七连六〇炮班班长马继红曾养过一只叫『虎子』的黄狗，因它通人性，壮实机灵，全连指战员都很喜欢它。本来，战地规定不允许养狗，几经给领导讨情，这条叫『虎子』的狗才被留下来。一天，几只老鼠大摇大摆从它跟前路过，『虎子』顺势一扑，抓住了领头的一只大的，用嘴衔着走到小马跟前『表功』。小马和战士们没想到『虎子』还有这本事，当即『命令』它把老鼠吃下。可是不管小马怎么『三令五申』，虎子看着脚下这蠕动的小东西，就是吃不下。打这以后，小马有意训练它逮老鼠，平时故意不给它饭吃，饿几顿，它便开始品尝鼠味了。吃了几回，竟上了瘾，见到老鼠就要扑，一天至少能捉七八只。它逮老鼠很有趣，全神贯注象猫一样，只要老鼠一露头，『虎子』便『吁』地一声冲上去，用前爪抓捕一下压住。那老鼠也怪，听到犬吠，全身瘫软，再也无力逃窜。说也怪，自从连队有了『虎子』后，老鼠便远远躲开了，阵地住处鼠害大为减少。

（范国俊）

作家贵直笔

孙豹隐

一个爬格子的作家其最可贵的品德恐怕在于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讲真话。用文学语言来说，就是作家贵直笔。

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一八四二年访问美国时，曾受到美国各方面的热烈赞扬和隆重接待，连美国总统也给予殊誉．破格会见了他。狄更斯并非无情之人，他打心眼里满意自己所受到的礼遇。但是，这丝毫也没有能影响他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在访问美国不久后出版的《游美札记》中，他毫不隐讳地揭露美国政府的黑暗，“民主”的虚伪，人民生活的贫困以及蓄奴制的残暴等等。

他在书中响亮地喊出一个伟大的心声，“我也没有让那番招待影响我这本书的写作。”当时，不少美国人认为作家忘恩负义，一些人在报纸上诅咒他是“最粗俗、最莽撞、最肤浅的……伦敦佬”。本国有的评论家也责怪他缺乏“绅士风度”。面对这些喧嚷，狄更斯毫无后悔之意。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忠实于自己的见闻。

《游美札记》以它那深邃的现实主义笔力流传到全世界，成为狄更斯散文中的代表作。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感到兴趣盎然。倘若狄更斯迫于外界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初衷，用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语去粉饰美国社会，那天晓得，《游美札记》还能有多少价值。

写作杂谈